

麋鹿之谜

□达少华

玉兰一瓣

麋鹿,迷一样的动物,迷一样的名称,迷一样的身世,迷一样的现状。

麋鹿俗名四不像,一说是角似鹿、头似马、身似驴、蹄似牛;一说是角似鹿、颈似驼、尾似驴、蹄似牛。四不像也写作四不象,分类上隶属偶蹄目鹿科,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麋鹿的拉丁文学名是外国人起的,这个人的名字叫大卫,是一位德国神父的名字。大卫于1865年将中国的麋鹿标本带到法国并定名。所以麋鹿的拉丁文学名就称为大卫鹿,英文名称是Davids deer。麋鹿体型高大俊美但性格温驯怯弱,外观体色黄白。雄鹿高约2米,肩高1米多,重约200千克,有角。雌鹿重约100千克,无角。

早在远古时代,麋鹿是中原大地上的优势种类。北至辽宁,南到江西,西迄湖南,东抵江苏沿海均有它们的踪迹,是古人捕猎的重要对象。在原始人类遗址,常可见到大量的麋鹿骸骨。甲骨文上记载的猎麋记录,最多的一次竟达348头!南通博物苑在海安青墩新石器遗址中收集到的麋鹿遗骨标本达1200多件。那时候中国的麋鹿不但数量大,而且种类多,至少有5个种,现在存世的是5种之一的爱德华种。

《诗经》和《楚辞》中已有了“麋”字。《尔雅·释兽》中也有“麋”。《礼记·月令》有“孟冬麋角解”的记述。周朝开始,中原地带气候逐渐变冷。到东汉时期,黄河流域的气候变得寒冷而干燥。到了晋朝,黄河流域的麋鹿已鲜少记载,而东南沿海尤其是长江河口一带却是种族繁盛,数量很多。晋张华《博物志》中记载:“海陵县多麋,千万为群,掘食草根,其处成泥,名曰麋皷。民随而种,不耕而获,其利所收百倍。”其时的海陵包括现在的泰州、海安及如皋的一部分。稍后不久南北朝时期的陶弘景也记述:“今海陵最多,千百为群。”这些记载说明,南通东部沿海已经代替中原大地成为野生麋鹿自然生存的重要地域之一。

随着时代的推移,人口的增加,人们对自然的开发,野生麋鹿的生存环境渐趋简缩,它们逐渐向古通州地区,尤其是州域东部的南黄海滩涂退避,并留下了不少的文字记录。元朝中叶,泰定年间(1324~1328年),浙江诸暨进士杨维桢在如皋的一首诗中写有“经营别庐野,聊与麋鹿邻”的句子,说明元朝如皋仍有相当数量的麋鹿。到了明朝,野生麋鹿越来越少,《嘉靖通州志》只是在“物产·兽之属”中列有麋鹿,而《万历如皋县志》记述:“如皋,海陵故地,麋鹿而今绝少。”从地理形势分析,随着长江入海口的东移,野生麋鹿也随着长江入海口的东移而东迁了。海陵曾经“千万为群”或“千百为群”的麋鹿,已经所余无几了!东迁的麋鹿到了哪里呢?

清朝初年,通州海门县东端近海的料角嘴被认为是大量生有麋鹿的地方,这里专门有一个称为麋鹿港的地名。清代通州方志上仍有麋鹿的记载。如《乾隆直隶通州志》中记:“生于草泽之交者:麋、獐和鹿。”乾隆朝通州人汪泰巢所撰《州乘一览》中对麋鹿的记述更为具体:“遇晴明,渔人每见海岛中麋鹿浮水至,衔其草缠置角上而去。”嘉庆朝通州人金榜编纂的《海曲拾遗》中的描写更精彩:“麋鹿善居泽,鹿因与居亦善济水。里老云每见北堤外有越海来者,非耸肩泅于波面即昂首抱足仰卧乘流而渡。两角载海藻为裹粮,逢洲汊可憩处即捎下食之,又或衔草至町场栖止。自是种类渐繁,然究之善聚善散。”这则记述说明,南黄海滩涂上还有比较繁盛的麋鹿种群,它们的生活状态是“种类渐繁,时聚时散”,主要以海藻为食。

清道光十年(1830)通州人徐缙编纂的《崇川咫闻录》仍有麋鹿的记述:“今则荡中间出麋鹿。蕉石山房畜得苍黄鹿两头,毛角斑然,鸣声呦呦可听”。

古通州沿海野生麋鹿何时灭绝?这个问题比较难以回答。有人推测:“麋鹿在自然界消失已有一千年左右。”(《江苏工人报》1991年5月26日)也有人说:“我国的野生麋鹿,不知道究竟何时绝迹于平川旷野,至少数百年来我国已无野生麋鹿。”国内著名麋鹿专家曹克清先生认为:“野生麋鹿最后灭绝的地区与西部关系不大,较多可能是在我国东部,特别是东南部的滨海地带或沿海岛屿。”从以上资料可知,在“平川旷野”的地方,也不知道野生麋鹿是何时绝迹的,估计就是几百年,而在人烟稀少的沿海滩涂呢,是不是还要推迟数百年呢?完全有这种可能!理由如下:麋鹿作为一种大中体型的哺乳动物,并没有厉害的天敌;明清以来的历史资料中,从没有人类猎捕的记载;麋鹿的适应能力很强,它们可在陆地生活,也可在水中生存;它们可以在淡水中生活,也可以生活在海水中;它们主要以海藻为食,海藻的来源比较充足;它们善于群居,也能分散独居,生存状态多样,有利于种族的保存和延续;它们的体型较大,但并不凶猛,不给人类带来伤害,与人类和平共处,也不与当地居民争夺自然资源,而且性格温顺和怯弱、憨态可掬,在某种意义上加大了人们的保护欲望。

《江海晚报》2019年7月1日和23日两次刊载本市如东洋口地区滩涂发现麋鹿的报道,报道中说,从2018年春天起就在如东的洋口、刘埠滩涂上出现了麋鹿的身影,不止一地,不止一处,不止一头!前后有一年多时间了。这些麋鹿来自何处呢?“或来自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因为大丰保护区离如东并不太远,而且麋鹿是一种水陆两擅的动物!所以这个说法是可以令人接受的。笔者倒是建议,有关方面与保护区联系一下,看看保护区的麋鹿是否做过标记,如果做过,考查一下,不难明确。如果不是,或者没有标记,那就是另外一种情况!笔者大胆揣测一下,南通东部沿海滩涂的野生麋鹿尚未灭绝,它们还有少量的生存!从7月1日的照片可以看出,两只雄鹿的角上均缠有海藻。与明清旧方志中记载的“两角载海藻为裹粮”的记载相吻合,是否说明它们保留了明清以来的生活习惯呢?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不足为凭。



菜花黄时

王尚

槌枷

□孙同林

槌枷是一种古老的农具,槌枷也作连枷。据《国语·齐语》记载,早在公元前七世纪,当时的齐国(在今山东半岛)就开始使用槌枷打麦子了。

槌枷由一个长柄和一组平排的竹条组成的槌枷拍构成。槌枷柄是竹制的,竹柄头有一段折叠起来,折弯处形成一个轴孔,将槌枷拍的轴套在竹柄轴孔里,即成为一个完整的槌枷。使用时,操作者将槌枷柄上下挥动,槌枷拍随之旋转,拍打敲击晒场上的谷物,使之脱粒。

宋代田园诗人范成大曾留下《四时田园杂兴·其四十四》诗:“新筑场泥镜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槌枷响到明。”诗歌道出乡间打槌枷的热闹场面,乡下亦有“槌枷噼哩叭,闲散要歇作”的俗语,告诫人们,槌枷响起来了,不能再休闲了。

在乡下,几乎没有人不会打槌枷的。集体化年代,用槌枷打麦子,人多,场面很有气势。

豆麦登场以后,在打麦场上一片片铺开,让太阳曝晒至晌午,打场人上场了。集体打场时人很多,有时十几人,有时二三十个人,甚至更多,打场时人手一柄槌枷,一字线排开,从麦场的这一头,一槌枷一槌枷地打,一直打到麦场的另一头。在打麦场上打槌枷,得讲究整体配合。首先,一字线的槌枷队里,相邻间的两个人必须是你举起我落下,一起一落,看去起起落落就有了一种动感和一种交错的韵律感,从侧面看过去,槌枷头在空中跳跃着,划出一道又一道漂亮的弧线,两班人的槌枷拍一上一下,一举一落;其次是槌枷的响声:噼——啪,噼——啪!毫无二致,干净利落,那种响,体现出一种群体的力量,一种团结的力量,体现出一种无拘无束的个性张扬,自然,洒脱,飘逸。

男有男队,女有女阵,有时也会有男女搭配。夏天的人们只穿一件单衣,单衣五颜六色,头上戴着草帽,草帽五花八门,其情形就有了一种异样的美感。打槌枷带起的满天飞尘,给人一种风烟滚滚的感觉。打槌枷人的脸上由于强太阳光的暴晒,一个个成了古铜的颜色,由于不停地使劲,一个个汗流满

草药之美

□尹画

“苍术三克,金银花五克,陈皮三克,芦根二克,桑叶二克,生黄芪十克”,新冠肺炎在美国蔓延后,定居加州的同学自制了如上防疫药包。

面对一种新型病毒,多方渠道来预防或治疗,都是积极应对的态度。相对西药来说,中药源自大自然。由于植物药(根、茎、叶、果)占中药的大多数,所以有“诸药以草为本”的说法,故中药也称为中草药。非常时期,海外同胞似乎对老祖宗传下的中草药更有感情。

虽生为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我对草药却知之不多。认识的第一款草药应该是何首乌。少时读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面有一句:“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读完这篇文后我就记住了像人形的何首乌,不过当时仅止于认识名字而已。

宅家的时间虽不短,学门手艺可能没那么快,但是多学点知识总归心中笃定。于是我读了些有关疫情方面的书,也读完了一本精选《本草纲目》。书里有一章“草部”,专门写到草药。当归、独活、豆蔻、半夏……草药之名,读来唇齿留香,神秘清远。植物如同人类,株株有株株的性味、功效,或可单独

面,女人们汗湿的脸上沾着草屑,沾着尘土,再无胭粉之气,有的是麦草之香、劳动之美。

打槌枷讲究姿势,姿势好了,槌枷打下去才有力,姿势好了,也才省力,打下去的效果才会更好。因此,打槌枷的时候,槌枷手们腿脚一律站成弓步,前腿弓,后腿蹬,昂首挺胸,打一下移一移脚步,打一下扭一扭腰肢,于是,年轻女人的美感就彰显出来,她们丰满的胸脯,随着槌枷的挥舞,也跟着一跳一跳,透出浓浓的青春气息;男人的健壮之美也张扬出来,他们赤裸的臂膀,随着槌枷的挥舞,肌腱一跳一跳,张扬着力量的美感;打麦场上,人们步调一致,手中的槌枷挥舞一致,槌枷打出的响声一致,有人说这是乡间的一场民俗舞蹈,也有人说这是一场乡间的迪斯科。

分田以后,便欣赏不到集体打槌枷那种宏大的精彩场面了。曾是打槌枷好手的邻家奶奶,晚年再也没有机会发挥自己打槌枷的“特长”,但是,每到收获季节,收拾一点零地上豆麦的时候,她还要动用一下槌枷。老奶奶打槌枷的姿势和动作的确是很优美很标准的,已经七十多岁高龄的她,虽然腰身已经有点驼,却依然昂首、挺胸、收腹、弓步,打得一丝不苟,啪——啪——啪——,“打槌枷的时候槌枷头要‘裛’起来”,老奶奶跟我说。她最瞧不起那种稀松打槌枷的人,说他(她)们没精打采的样子,就像没吃过饭,没得个人样。在老奶奶眼中,唯其槌枷打得好的人才算得上一个有人样的人。

新近看到一本乡村传统农事画册,其中有打槌枷,画面上出现了两个人面对面打的场面,其实这是不正确的,当年乡下,打槌枷时人们必是并排站立,绝对不会有面对面打槌枷的事,因为对面打槌枷是乡下的忌讳,按照传统说法,面对面打槌枷,家人或邻里之间会发生矛盾和纷争,甚至会危及生命。当然没有谁愿意惹这个麻烦。

如今,为农业操劳了近三千年的槌枷已经退位了,麦收时节再也听不到那节奏感极强的槌枷声。值得庆幸的是,农忙时节打槌枷时所体现出来的群体力量和团队精神却被人们传承和保存下来。

成药,或三三三两成药。补完课后才知鲁迅上述话中实则包含两款草药:何首乌以及木莲。木莲也是一种草药。真羡慕从前的孩子有大把机会亲近草木,鲁迅从小就在百草园里玩,草木虫鸟全是他的伙伴;呼兰河畔的萧红,亦有玩不腻的后花园。如今时代变迁,科技进步,但孩子们也逐渐丧失了自然课堂,将来了解草药的人恐越来越少了。

想起去年秋天回乡探亲,在博物苑里看到一个“药坛”,用篱笆圈出一块面积不算小的地,种植了很多中草药,每株草药面前,都竖着块牌子,介绍了草药名、功效和产地。我第一次看到了何首乌,还有益母草、麦冬、留兰香、萱草、石蒜……还有些我之前压根没有听说过名字的蜘蛛抱蛋、野葛、鸭儿芹、细辛、紫萼……篱笆外面,一位老师正领着一群小学生,在上美术课。孩子们拿着画笔,临摹着“药坛”里的药,当时就觉得这种自然课堂真好,不但锻炼了孩子的画功,亦让他们了解到草药的基本知识。至少不会再轻视身边的一株小草,也许你不经意的忽略,那恰是一株神奇的草药,是泱泱中华五千年留下的瑰宝。

近日看到一则新闻,匈牙利开煮了大锅中药,免费提供给市民饮用,药方来自张仲景的《小建中汤》并经过辩证,针对华人和欧洲人的体质不同各有加味。看到这一幕,不禁感慨幽幽草药香,绵延深远。

岁月流金

心窗片羽